

婚前 诱惑

郑洁 著

由恋爱走向婚姻的路到底有多长？
两个人齐心齐力的坚持何时才能修成正果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婚前 诱惑

郑洁 著

由恋爱走向婚姻的路到底有多长？
两个人齐心齐力的坚持何时才能修成正果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华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前诱惑 / 郑洁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075-4232-5

I. ①婚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7684号

婚前诱惑

著 者: 郑 洁

特约编辑: 戴 昕

责任编辑: 胡慧华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b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编辑部 010-6342125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386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232-5

定 价: 38.80元

目 录

棋 子 / 1

- 第 一 章 咫尺人孤零 / 3
- 第 二 章 和风闹燕莺 / 10
- 第 三 章 暖风花草香 / 17
- 第 四 章 难释心头伤 / 24
- 第 五 章 春日人空瘦 / 31
- 第 六 章 那夜上错床 / 38
- 第 七 章 欢情何其薄 / 45
- 第 八 章 今日已非昨 / 52
- 第 九 章 他晚来风急 / 59
- 第 十 章 别泪似雨倾 / 66
- 第 十 一 章 夜深愁寐醒 / 73
- 第 十 二 章 隐形的翅膀 / 80
- 第 十 三 章 春风莲烛影 / 87
- 第 十 四 章 可怜女儿心 / 94
- 第 十 五 章 天涯碧云秋 / 101
- 第 十 六 章 觉来更漏残 / 108
- 第 十 七 章 我也很想他 / 115
- 第 十 八 章 别为我难过 / 122
- 第 十 九 章 往昔已遥遥 / 129
- 第 二 十 章 林花谢残红 / 136
- 第 二 十 一 章 且自舒广袖 / 142
- 第 二 十 二 章 花烛好梦惊 / 149

第二十三章	手心里的海 / 156
第二十四章	柳烟断肠处 / 163
第二十五章	理想落尘埃 / 170
第二十六章	朝雨又晚风 / 177
第二十七章	逼债何太急 / 184
第二十八章	此情须问天 / 191
第二十九章	阴云几多重 / 198
第三十章	沧海一声笑 / 205
第三十一章	一蓑烟雨愁 / 212
第三十二章	比翼鸟会老 / 219
第三十三章	醉不寻花柳 / 226
第三十四章	谁倚门回首 / 233
第三十五章	夜永锦衾寒 / 240
第三十六章	人格的侮辱 / 247
第三十七章	婚姻应有期 / 255
第三十八章	残梦蓼花深 / 262
第三十九章	心碎了无痕 / 269
第四十章	我和你没完 / 276
第四十一章	等下个天亮 / 283
第四十二章	无尽悲凉意 / 290
第四十三章	无法再回头 / 297
第四十四章	必须得离婚 / 305
第四十五章	老婆变情人 / 313
第四十六章	玉峰那堪破 / 321
第四十七章	谁没忍着痛 / 328
第四十八章	北风笑人瘦 / 336
第四十九章	人生如初见 / 344
第五十章	送归烟火冷 / 351
第五十一章	不用诉离殇 / 359
第五十二章	爱之欲其生 / 366

楔子

太阳的最后一粒残骸是血红色的，轻曼地溶于林梢又渐次销形匿迹。民俗村民俗宾馆的西窗渐沉于黯淡，如在尘世风霜里耗尽青春的红颜，孤寂而失意。

室内灯火乍起时，映着两男两女的面孔，熠熠生辉。他们吃饭、喝酒、神侃，在优雅的室内乐中十分放松。

季涛神情时而冷寂，用阴沉而怨恨的眸，盯视他的哥哥季波。

童年的暗流，孤独地流淌在季涛心上。汹涌的黑浪在漫长时光里蒸发成气体，每个毛孔都散发出不可名状的气息。

靠窗坐着的段冰清一袭裙装妩媚撩人，亲切地往吴菲面前的小碟里布菜：“多吃些，明儿不要再失足了。”她的眼神警觉而敏感，待人的态度看起来热情有余却难以推心置腹。

吴菲的长发如水流泻，一脸任人宰割的温柔，作傻作愚地笑着道谢、安享。有一种距离，怎样无视都难以忽略，怎样努力都难以消除。

欧美式装饰的房间洋气十足，飘逸着法国葡萄酒的芳醇。枝型壁灯发出柔和光晕。季涛冷静审视着几人的酩酊，低叹着穿越长廊，心灵的某个触角在天光下蔓延出黑色的光。

办完住宿手续，他搀着歪歪斜斜的吴菲往前走。吴菲满面买醉者的痛楚，话语含糊不清：

“你要真的不爱我，就摊牌，别为，那四十万，怎么着。当时我是，给你治病……”

他搀紧她，辛酸、不语。红尘纷扰，光有爱远远不够。

季涛开门，扶着吴菲上床，看着她酣睡，如瀑长发在洁白的枕上摊晾成一堆黑云，酡红的脸，鲜红的唇，共同散发出强烈诱惑。

他在灯下静静地凝望，惟愿时光停滞，情愫暗涌，非刻意就能回避。他爆

着粗口关好灯，躺上另一张床，饱受折磨，透过黑暗反复审视自己，人类的情欲和自制力在互斗。

夜色凝滞于世间每个角落。吴菲嘟囔着坐起：“WC，WC……”

他急忙扶她往外走：“旅客爆满，这儿卫生间正检修……”

走廊里昏黄的灯，映出她淡薄的身影。他看着她步态蹒跚地进入走廊尽头的公厕。

他返回，身子大字型摆在床上，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欲望被一次次湮灭。

是不敢爱吗？是不敢还是……

他的固守硬如铁棒，心底的奉行从不动摇。也许，她的翩影如鸿，终是他心底的一片凄美月光，心又一次痛得彻底……

听到段冰清在隔壁发出一声尖叫时，他一下子弹起来，弹跳着来到隔壁。

房门大开着，莹白的灯光冲散了满屋的暧昧气流，床上的两个裸体人是季波和吴菲。

错位的，荒谬的，却又如此真实的，羞辱！

段冰清和季涛一样如被烈火炙烤，强劲的热力势要冲破肺管，指尖都在发抖。

吴菲看到季涛在灯影里摇叶般瑟瑟，脸上层层溢开的错愕、狐疑、愤怒。

“啊，啊——”吴菲尖叫着撕扯自己头发，心里的一片山头轰然坍塌。

“你这贱货，连大伯哥也勾引！”段冰清五官纠结怒指吴菲，眸中倒影出熊熊烈火：“这么不要脸，这么没心没肺，你的体重应该很轻吧？”

季波罪犯一般头低垂着：“醉了……”

段冰清一个耳光打在他脸上：“知道你们早就想劈腿了，长着个人样却不干人事……”

不堪承受的打击和颠覆，飓风于空茫大地不过如此，雷霆于静远天空不过如此。眼前是满床的混乱，那些曾经迷惑、炫目、炽烈的情感，被突如其来的伤害包裹起来，无一保留地抛向黑暗深渊。

段冰清发疯般撕打吴菲。季涛抓住她胳膊用力一甩，暴喝一声：“够了——”

第一章 咫尺人孤零

当飞机从芝加哥机场飙升穿云而行，起了一阵忽上忽下的颠簸，抛这座城市如不留情面的风月。地面成了一整个辽阔圆弧，月球巨大而清晰，依稀可见凸凹不平的斑点。

空姐妙音悦耳：乘客同志们请注意！现在有强气流，飞机颠簸比较厉害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注意安全！

季波的黄色T恤水磨蓝牛仔裤，顾盼间倜傥尽显。发动机声震耳，颠簸稍缓后，他回头见妈妈在座位上萎蔫着，如同经霜衰草。自爸爸逝世至今，妈妈一直如此。他心抽痛，不由揽住身旁女友段冰清：“终于回国了。”

浓密的云在周际飘逸，向上高远天空，向下辽阔大地。一女孩意兴盎然地举起相机。段冰清一笑间媚态别具：“季波你得有心理准备啊，中国和美国不同。在中国，一个大项目建在哪儿要政府说了算，别指望像美国一样，都企业主导。”

季波轻柔地拍拍女友：“知道，这些你都告诉我N遍了。”

段冰清敏锐地抬头看他：“嫌我啰嗦了？”

季波鼻梁上架着秀郎镜，眼里只有少年的热情洋溢和意气风发，绝无懒散、傲慢或轻狂：“哪里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”

段冰清甜蜜依着他：“越来越贫了。”眼角弧度优美地上挑着：“在美国写字楼里白领可以不穿外套、不系领带；大学教授可以穿牛仔裤、耐克鞋上课，而这些在中国，就是二逼。回国后你要注意些。比如你身上这衣服，重要场所不能穿的。”

季波目光通透：“当然，在美国没有贵族、贱民、等级、王室等这套东西。因为美国发展进程没有封建社会这一阶段。”

段冰清轻笑：“曾被封建思想禁锢的中国人，现在思想大大地解放。小三横

生，老板的媳妇儿，就没有大的了。”

季波面色温润，一望浩然：“这些，美国一个世纪前就很普遍。每次回国住的酒店，洗头房、洗脚房、卡拉 OK、夜总会等场所之多，啧啧……”笑谈间气度不凡：“正如白岩松所说，没有谁的青春是容易的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宿命、委屈、挣扎、奋斗，没有什么可埋怨的。”

云稍见稀薄，若有若无。下面的城市象是浸在清澈的水里，如海底世界的珍奇。

段冰清往他身上起腻：“我希望回国后你更像个爷们儿，要 MAN，要能扛事儿，要正经，要纯良。男人二十是奔腾，三十是微软，四十是松下，五十是联想。北京女孩喜欢盯欧美、海归，你会永远爱我吗？”

飞机飞的更高，云就象北方的雪，洁白而没有一丝踩踏的痕迹，远处一些稍浓的云片，如同雪融后露出的湿地。

季波低头抚她发丝，一声轻笑：“这话我回答过 N 遍了。可别问我和你妈同时掉河里的问题。我妈会游泳，而我不会。我要下去救你，我妈肯定得救我，你就危险了。我身边有你这么个还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媳妇儿，挺满足的，就甭管街上谁是 Dcup，谁是大美腿了，至少把哈喇子咽回去……”

段冰清猛地坐直，投去锥子般的目光：“还算？什么叫还算？你丫行啊，能说到做到吗？我自小缺钙长大缺爱，一定要找个疼爱我的老公。”

季波英气勃勃的样子可以给故事里的俊男当模板：“必然。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。”

段冰清颊上绽开妩媚笑意，紧靠他肩：“生命不在乎长短，但求活的灿烂。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，也要优雅的谢幕，感谢自己的付出。”

季波有些共鸣地激动：“冰清，我发现你越来越多真理了。回国后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”

段冰清身子一扭：“才不呢！既宅又腐，前途未卜。大女人不可一日无权，小女人不可一日无钱。我要努力地赚！”

星光闪闪，如同乱梦，好像永恒。秦楼月飘渺旖旎，引得离人伤感。

北京的春天，经过沙尘暴涤荡的天空灰黄得像图像模糊的旧照片。吴菲和林敏敏在哥德咖啡厅靠近橱窗的位置坐着，隔窗可望见外面天空的一抹流霞。

吴菲的手机响起，妈妈惯常的忧女忧孙腔调：“菲菲啊，今儿双休，你在干

什么啊？得赶快处个朋友。你表妹儿子已经五个月了。邻居老李家的闺女也结婚了，你张阿姨才有福气呢，这么快就抱上外孙了。人老了图个啥？就图个子孙承欢。你什么时候结婚，说啊？”

吴菲胸口憋闷，一手在桌子上胡乱画圈，揶揄道：“妈，我现在去给你绑架一女婿行不？”

“你这孩子，都成剩斗士了，还有脸和你妈置气！不说你了。”妈妈气得挂了电话。

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太多的身不由己。二十七岁的吴菲，已辨不出哪一处凸凹起伏的雪痕留存着他那熟悉、温暖的足音；她日渐单薄的身姿已耐不住琴韵梅雪经年的沁熏。衣带渐宽，画眉为谁？高楼伫立，肠断谁知？

吴菲端起咖啡一口气喝完，幽然一叹：“唉！无论何时何地谈起我婚事，我妈总会情绪失控瞬间泪崩。春节回苏州，初一到初七我都在紧锣密鼓地相亲。最高频率一天见五个人。害得我睡觉就得数羊，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……”

街道上有车驰过，是没有声音的萧索。天地之间的某种静谧，如同人不愿吐露的记忆。

林敏敏好奇地探头：“相那么多亲，就没有一个来电？”

吴菲推开面前杯子：“来什么电？我都成绝缘体了。这不让人活的世道，不结婚就是变态，结婚不生小孩就成现行反革命了。”

林敏敏深觉同情地点头：“悲催！春节成了中国式逼婚的高发期。几乎每个情人节、光棍节、春节，都是审判变态和现行反革命的法定日子。旧剧《租个女友回家过年》，每到春节都咸鱼翻身再火一把。仅迅雷看看网站，该剧的播放次数超过1.2亿。下一个情人节，咱们这些剩斗士干脆组团去影院买单号票，把情侣们统统隔开！咯咯咯……”林敏敏姿势优美地在空中挥手，如将军的杀伐果决。

吴菲快速搅拌着咖啡：“这招数不新，网络上类似的恶搞号召一拨接一拨。也怨不得咱们单身族这么阴损，寒假、暑假遭遇的一轮轮中国式逼婚使人大伤元气；情人节大街小巷打出专为情侣打造的招牌，就像利刺往心里扎。他大爷的，咱们实在无法厚道。”专注打量着林敏敏的桃红色低胸吊带衬衣和白色迷你裙：“哇塞，你这打扮太拉风了！迷人指数超标。”

林敏敏以肘拄着桌面，精致的五官上写满郁闷，手一摆：“毕业这么久了，我最近搬出学校，租了一二十平米的地下室。”

吴菲不可置信，好奇地将她打量：“看你这，星光四射的，租地下室？有这么狗血吗？”

林敏敏忧郁的眼神穿越橱窗，射向远方的摩天楼：“在北京，像我这样住地下室的北漂艺人多了去，外表风光八面，内里困顿不堪。这个圈子是个十分变态的生态链。想当明星，必得维护形象。我不得不忍痛放血，买高档服装装修门面。没经济来源，就跟爸妈要钱。花着爸妈的血汗钱，内疚，羞愧！我只希望快速成名。”端起玻璃杯抿了一口，纤细的玉指，珍珠甲片闪着温润的亮色，声音突然欢快：

“菲菲，下午两点陪我去试镜好吗？一导演助理约好的。”

吴菲歪着头，欣然：“好吧，时间就像乳沟，只要挤，总会有的。咱舍命陪君子。”

林敏敏有些感动，探身道：“你来北京不就是为了一个人吗？现在和他……还鸡肋着？”

吴菲满面烦躁，一挥手打断她：“说点儿别的！”

两人就学生时代忆苦思甜了好一会儿，走出来时林敏敏看着吴菲的满脸愁闷道：

“菲菲，颓废点没啥，可别把自己整报废了。找男朋友甭看他长得是否一表人渣，帅不帅都是随便长的。要遇上钻石级别的啊，咱一定要出现在他家门口本上，当不了他老婆就做他后妈。现在的许多女人，白天是非诚勿扰，晚上是让子弹飞，结果就有了很多肇事孤儿。”

下午太阳很大，一点半时她们已在建国门附近的酒店门前碰头，林敏敏高挑的个子精美的五官，时尚、性感的连衣裙，让吴菲忍不住高呼：“敏敏，这身打扮还是拉风啊！”

两人拉着手进入酒店的旋转门。

大厅里陆续有男人进出，向她们投来暧昧目光。

两点时她们进了电梯，来到指定房间时，见偌大的总统套房里阳光充足，已有五六个女孩花朵般洒满各处，各个青春靓丽气质不俗。一个红衣女孩正在拿粉饼擦脸，一个黑衣的在涂抹口红，洗浴间里的一个黄发美女正在对镜整理胸罩。

也没有人招呼，和林敏敏同站门口的吴菲有些尴尬，正寻思找地方坐下，一个高鼻梁白皮肤的美女将提着的LV手袋往床上一甩，斜睨着她们，撇嘴：

“真好笑！这种土包子也想当明星！”

众美女目光齐刷刷射向她们，接着起了一阵哄笑。

林敏敏也不示弱，鄙夷的目光向 LV 瞪去。

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走进来她们纷纷围上去，用肉麻的强调叫着强哥强哥。男人身后跟着一个黄头发男助理，白嫩的肌肤，羞怯的眼神，大概二十多岁，带个假发就如伪娘 coser。

“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。”被称作强哥的男人嗓音充满磁性，一丝不乱的头发铮亮的皮鞋，国字脸上一双敏锐的大眼，看起来颇俱魅力。他可能习惯万花缠身，敷衍的眼神和那些一见美女就掉魂的男人天壤之别。他赶牛羊般地向左右摊手，示意她们让道。

一个美女忙不迭拉椅子，还令人感动地以纤纤玉手做抹布，将铮亮的椅子又抹一次。

强哥也不客气，桌前稳坐，举手拢拢纹丝不乱的头发。

一个美女殷勤递上王老吉：“强哥，快喝些，去去火。”

另几个美女相互呶呶嘴、使眼色，流出讥笑神情。

男人不撒那美女一眼，低头翻包：“这会儿忙，先放着，谢谢了。”带着古人柳下惠的淡定、从容，从包里拿出笔记本，翻开，对众美淡然环视：“面试开始，个人应试内容就按单上的来。”

吴菲站在墙角，仔细观察她们的面试，各个无不煞费苦心地展示自己。

一个麻花辫女孩的面试内容是相亲，她拉着强哥对戏。堪做伪娘 coser 的年轻男子马上在桌上摆好鲜花、茶杯等，作为道具。强哥和女孩对坐，满脸温柔笑意：

“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怎样？”

女孩闪亮的黑眸盯着强哥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描精气神。”

强哥点头：“你是文学范儿，喜欢读那一类书？”

女孩目光笃定：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我名。”

强哥：“我们都是大龄青年了，你原先有过男朋友吗？”

女孩双扣手，充满激情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

强哥动容：“死了，怎么死的？”

女孩：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夏雨雪。他去抗震救灾……”

强哥：“你对爱情有什么看法？”

女孩：“柔情千丝万缕，化作和风细雨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情绵绵无绝期。”

强哥：“你真是才华横溢。”

女孩：“小姑未嫁身如寄，莲子心多苦自知。一寸相思千万缕，人间没个安排处。”

强哥笑了：“假如我答应娶你，你还会不会对别人动心？”

女孩：“波澜誓不起，妾心古井水。”

强哥：“不过，我正打算去美国两年，你能等我回来吗？”

女孩：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美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独自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！夜夜思君不见君，泪化长江水。望夫处，江悠悠，化为石，不回头！”

强哥笑着站起来：“好了好了，怕了你，你该去国际写作中心面试。”

轮到 LV 美女时，她跳的是艳舞，也拉着强哥配合。LV 自备了碟，弯腰打开电视机下面的 DVD，裙子短得几乎露出屁股。

音乐飞，艳舞起，LV 美女还故意将领口拉得很低，露出傲人的乳沟。挤着那双很媚的眼，对强哥放射出强电流。

吴菲在音乐声里肉麻不已，扭头窗外浮想联翩的同时，忽听到音乐带着悠扬的颤音停歇，那助导在喊林敏敏名字。

彼此进行了简短的问答后，进入才艺展示。

林敏敏轻烟般的笑十分含蓄：“跳贴面舞，你可以吗？”

那助导眼珠转着，勾起嘴角，很有奉献精神地说：“可以奉陪。”

音乐又起，两人很快贴在一起，紧紧抱着对方的腰，姿势火爆到喷血。动作非常娴熟，牢牢吸引着大家眼球。LV 在一旁看着，眼瞪得像要滴血。

吴菲在震耳的音乐声里思索着林敏敏的艺校经历，想娱乐圈不成文的游戏规则：尼玛的，一个女艺人要有勇气接受形形色色男人的性要求。比如跳贴面舞这活儿，大多是社会上好逸恶劳、专吃青春饭的混混儿干的……

吴菲正在红尘起舞世事沉浮中绮思，只听旁边一美女小声道：

“瞧，他那儿，反应多强烈！”

几个女子同时交头接耳发出窃笑。吴菲只觉脸上发烫，暗自感叹，每年能崭露头角的新星寥寥无几，大量的艺校生被压在艺术的金字塔底层，想成名，

就想着走潜规则。某集团执行总裁、出品人，曾在微博上晒出收到的私信：哥，我陪你睡，你能想办法让我进北电或中戏吗？他回复：不好意思了妹，哥这两天身子不便。

林敏敏的面试在吴菲的羞愧、感慨里结束。那 LV 美女站得像被悟空施了定身法的妖孽，直到强哥的手恋恋不舍地离开林敏敏的腰部。

林敏敏将众人视若无物，把助手手臂紧紧挽着，抱得贴着胸脯，娇波含情：“强哥，你是我的贵人，今晚忙吗？我想好好报答你……”

强哥身子微躬着，通红的脸色证明着他的热血喷涌。他现在很担心会导致前列腺疾病一类的问题，遂不假思索地开颜：“可以，今晚嘛，没应酬。”

看到 LV 美女从洗手间出来，林敏敏更是紧挽助手手臂，以 PK 优胜者姿态仰视着她，成就感汪洋恣肆。

LV 美女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。

林敏敏拉着那助手，窃窃私语，两情甚密。

文学范儿美女对林敏敏撇嘴，不屑道：“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儿什么聊斋？”

几个羡慕嫉妒恨又怅然若失的美女各怀情绪悄悄离开。

吴菲看看时间尚早，便乘了公交回到公司，在玻璃门外碰到保洁阿姨，笑道：“阿姨好。”

她从包里掏出电子钥匙，对着玻璃门一按，步态轻盈地进入，打开电脑，戴上耳机，正学英语时季涛来了电话。

她站起来，欠身拿起手机，看到一片柳叶在窗口滑着曲折的弧线降落，姿势的优美胜过飞花。季涛那熟悉的声音听起来阴沉冷寂：

“那个人从芝加哥回来，现在我们就去接。我借的车，到马家堡？”

第二章 和风闹燕莺

吴菲细长的眉梢挑起惊奇：“那个人？他不是你哥吗？我这会儿在公司。”挂了电话吴菲来在洗手间，从包里拿出小镜看看，镜子里映出一张疑虑重重的脸，虽娇艳如花，然瞳仁罩着雾气。

五年的时光飞梭，有多少飞沙走石？

她不敢想，不敢回首。

五年的时光，他们由网友变成恋人，温情满满。

没有更加恢弘庞大的词来形容这种情绪，只用满满。于她，人生美好的感情就这样尘埃落定，不容置疑，不容否认。

五年前毕业，她毅然不顾家人劝阻，来到北京，与华丰传媒公司签了合同。当她拿着合同出现在他面前，面对他灵魂出窍般的惊诧，她笑得风生水起妩媚撩人：

“我要和你住一起，你把那个小间腾给我，我们平摊房租。”

看得出他的激动、隐忍，令她心痛。她扑进他怀里，他的体温通过单薄衣服传递，令她通体温暖，眩晕的幸福，天旋地转。她告诫自己别哭，泪水却一滴滴湿了衣襟。

世人皆醉我独醒，世情淡泊依如蜜。

而今回首，那些渺茫的青春岁月懵懂得可笑：捧着康乃馨，在天寒地冻的马路上一腔悲情地飞跑，为疗某同学的情伤，俨然自己有扭转乾坤的神力，自己的行为将用来印证人类辉煌历史；捧着言情小说，幻想自己就是其中的某一女主角，会等来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白马王子。

手机又响，阻断旧忆，他在振机催促。她匆匆将长发梳理，神速打开背包，薄施脂粉淡扫蛾眉，轻点珠光口红已毕。如瀑发丝衬着纯白无袖连衣裙，如百合枝头挺立，娇翠酣美。走出写字楼的玻璃大门时，见宽阔的停车场边，季涛

在车里向他招手，面向阳光，脸上有着病态的苍白。

每当觉察到他的苍白，她的心便倏忽揪痛，痛感迅速蔓延全身。

发生在梦里的传奇，总是有序地罗列着无尽美好，虚幻如诗般耐人寻味。而现实却总如掌纹路般的凌乱，麻烦到找不出一丝所谓的简介。

吴菲笑着上车，车辆转弯，扶着方向盘的季涛视野开阔，目光抚摸着长城厚厚的墙垛，穿越时光穿越距离，感受三朝帝都荡气回肠的英雄成败气息，悻悻缱绻的爱恨情仇故事。

凤凰木在路边遮天翳日，鲜红的花朵开得如火如荼，明艳惊心，配着鲜绿色的羽状复叶，仿佛要争做世间最为色彩鲜艳的树木。

从白广路到瓷器口，吴菲的脸沐浴在久违的霞光里，一切都看似温馨实则郁闷。车流如长龙，一抹白色从车前飘过，她始惊觉，那边的梨花竟然开了满树。

季涛开着车，脸被透窗霞光洒上金色，惯常的静默。那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男声在耳边如风回鸣：“……爸爸自驾旅游，遭遇山体滑坡不幸遇难。我已遵照爸爸遗嘱，转让了芝加哥的生意，变卖了房产。这次送爸爸骨灰回到故土，我准备在国内发展……爸爸临终前攥着我手说，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两个人，就是你和阿姨……”

吴菲深情凝望季涛，目光转为狐疑：“借的车啊？你搞得这么隆重，看起来却不高兴？”

“我在想，他一句弟弟，就换了我妈一生悲苦？”季涛紧绷着唇，面色莫测。心念如风，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刮起那些凌乱记忆。边缘模糊的画面混合着往日生活的伤感片段，如白云驹，变幻纷纭。那些不堪回首的少年生活如白驹过隙，一一闪过，真正的痛，在心的深处，不敢碰触。变幻纷纭的思维总会突然定格在他十岁时的那个冬夜：

大雪纷纷，带着一种吞没世界的霸道。妈妈背着高烧的他，气喘吁吁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求医的路上。寒冷的空气在皮肤上触摸，他在妈妈单薄的脊背上，牙齿咯咯地响。黑夜的颜色随风旋转着，在他们的周遭不停翻动。如同死神，肆意摇动黑色的翎毛。

“阿姨挺不容易的，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。”吴菲语声凝重，发自肺腑，凝眉问道：“他妈也回来了吧？”她指的是季波。

杨花飞泻，涌满天际，曼舞于淡红山崖，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，源自于亘

久的记忆。

“那还用说。”季涛目光幽深如潭，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突暴，一个走神，只听吴菲大喊：“红灯！”伴着一声清晰的刹车。

经过朝阳公园桥往前直走，车很快驶入机场北线。

季涛把车泊进停车场时，从车里拿了纸牌，纸牌上写着两个大字：季波。

接机的人很多，无序、喧嚷。他们在人群里站定，季涛把手中牌子高举着，目光在如云乘客中浏览。一个矮胖妇女走过来，身上的西服打着褶皱，羞怯的神情：“我是季波，你是俺姐夫的同事？”季涛笑指纸牌：“季波，那是我哥。”

矮胖妇女张大嘴露出参差的牙齿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转身就走。

“哎，瞧那个！”吴菲朝人群中指，轻柔拍他手臂。季涛望去，见一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果真似曾相识。他拖着一大箱子，右边跟着一穿艳红上衣黑色短裙、身材高挑的黄发美女，双肩上提着挂着。左边有一身穿浅荷色套装，脖子里系着荷花图案丝巾的中年妇女，虽是半老徐娘，仍有几分动人几分脱俗。季涛直视着那个女人，眸底冷寒。他们三人正跟着一大帮人从出口的右边往外走。而季涛他们正在左边等着，听到一个年轻妈妈在威胁哭闹的孩子：

“别闹，再闹妈妈可要揍你了！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美国纽约，是中国北京，我已经可以揍你了……”

季涛拉着吴菲手，皱着眉头跑步追去。几人在人群中遭逢，握手，寒暄。

季涛握着中年妇女的手，叫蕴姨，复对着那个如他般伟岸、俊雅的白净男子叫了声哥。

季波看着他，愣神片刻后喊着弟弟。他们紧紧相拥，看得出他的心潮激荡，手臂微微发抖，紧紧地，如同拥着一份生死情谊。

季涛很快地扫了段冰清一眼，见她眼角上挑的丽眸十分狐媚。他敛住心神，声音里是浮夸的热情：“哥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”

“涛，真是麻烦你了。”季波紧握他手，目光浸润如水温柔。

人声鼎沸，季涛脑际浮想联翩：前两年，他在病中饱受熬煎，生命悬于一线，而他在大洋彼岸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。多少年，他在冰天雪地里艰难拔节，他在阳光雨露间绽放枝叶。

范依蕴的目光掠过兄弟二人的肩头望向远方沉浸在霞影里的京都，有着恍若隔世的迷惘。她眼角的细纹掩不住天成风韵，皮肤光滑，五官秀美，满脸沧海桑田光阴偷换的惊叹和伤感，仿佛许多年的时光一闪而逝。